

戰時國民讀物

程存作忠

陳幼欽編

福建省政府

更

渝

戰時國民讀物
移孝作忠

(民間殺敵之三)

陳幼欽編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更

移孝作忠

編者 陳幼欽

發行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
編輯委員

印刷者 教育廳特約印刷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出版

弁言

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我們對抗敵人的血的搏鬥已經展開了四個年頭，目前正英勇地繼續着。中華民族每一份子的熱血與頭顱，都已經，或準備着爲祖國犧牲，企圖通過了這空前的大時代，把民族的厄運捩轉過來，共同建設新的中國。

勝利當然屬於我方，但別忘記全民於份子的積極發動，更能促使已有把握的勝利早日到臨，抗戰進入了目前這一階段，政治重於軍事的；抗戰知識與技能的，更爲不可或緩的工作；唯其如此，才能引起普遍的抗戰的情緒，充實抗戰的實力。

本讀物的刊行，即是針對着這一點。全部讀物內容擬暫包括：①公民知識，②政治常識，③軍事知識，④經濟常識，⑤鄉土知識，⑥史地知識，⑦科學常識，⑧健康常識，⑨生產常識，⑩敵情報導，⑪模範人物，⑫抗戰歌謠，⑬通俗小說，⑭歷史演義，⑮民族英雄故事，⑯民間殺敵事蹟，⑰前線殺敵事蹟，⑱教育界抗戰史等十類，每類的種數視需要來決定，內容以一般民衆爲對象，文字力求活潑通俗，可以作中心學校及國民學校的補充教材，亦可供民衆平日閱讀之用。

移孝作忠目錄

榮宗耀祖

(一)

移孝作忠

(十)

移孝作忠

榮宗耀祖

假如你由福州去東姚，我勸你由北門旱路走。因為西門水路，只能到達一半路程；買船票既費力；艙位也無法插足，只好嗅關船艙的特殊氣味，站到天明。

姚孝潮大概也是這樣主張的，他是東姚保人，排着幾畝田地，還時常替保區兩家雜貨店帶貨物去福州販賣，又從福州挑貨物回來。不管東西這樣重，只要担得起，來回三趟統統是旱路。

是一個清晨，天還沒大亮，姚孝潮在北門外一家走熟的客店裏，預備挑貨物回去。照例店東夫婦，先起來替趕站的客人燒飯，爲着昨晚住的客人很多，個個都打算今天上路。店主夫婦兩個，忙把飯燒好，叫大家起來，倒水、吃飯、呷貞……，一時小小的店屋，又一陣熱鬧起來。這時店門外邊，正開過一大隊軍隊，前行的那個兵士雄糾糾地，手擎一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後面三個人一列，三個人一列地緊接着。每列上兵軍服整全，威武地走來。福鎗，宏亮地唱着軍歌，益發顯得中國戰士，是豪健的，偉大的，不可欺侮的。先時店中許多客人，都停下工作，擠在門前觀望，這時候大家隨着抑揚的軍歌，齊一的步伐，起了熱烈

的感覺。幾分鐘後，這枝隊伍，拐向北嶺山灣裏去了，那嚴肅的軍容，却深刻地印在姚孝潮的腦裏，不禁喊了一句：「這才算是大丈夫！」同伴們，聽見這話，也引起無限的同情。他們和姚孝潮在一起走，路上談論的，都是當兵的話。姚孝潮說：「戲文上說薛仁貴封太平王；甘國寶做九門提督，這且不管它，眼前放着殺敵有名的苗田李鴨仔，便够做榜樣了。我們有志氣的男子漢，要替國家出口氣，只有當兵一條路好走……」說得大家忘了旅途的辛苦。太陽落西了，姚孝潮方把担子挑到離開東姚二十里的崗陽地方；本來大清早由福州挑担起身，到東姚還趕得及吃晚飯的。今天孝潮爲在路上貪着和同伴講話，就攔了時間。一直到月上天空，人入夢境的夜靜，才挑到自己家裏，他想時候晚了，索性把貨物留在家裏過夜，明早再送到店裏去。

姚孝潮父母姊妹都沒有，開頭有三個兄弟，他居第三。他六歲時候，大哥和二哥先後都到南洋去，於今過了十七八年，他已二十四歲了，彼此音信杳茫，死活情形，各不相知；家裏光剩着孝潮一個人。難得他吃苦慣了，又是善於自慰自勵的人，所以今晚雖然腳酸手軟，仍很快樂的自己生火燒飯吃。洗好腳，才鑽進被窩裏去；睡到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才醒覺起來，跳下床，趕緊把貨物担還一家雜貨店去。回來時候，順路走過姚三佛的家，恰好三佛由門口出來，看見孝潮，連睬也不睬的奔向前頭去。孝潮看見三佛這樣光景，一定有什麼緣故，好手邊閑着無事，想進去探視一下。走進籬門，屋子裏只有三佛妻子一個，依同族排行稱呼，孝潮該喊她「三婆」的。這時候三婆面帶愁容，待孝潮喊一句「三婆」，她才急速的抬起頭，啞着聲音說：「你這麼早出來，昨晚回來的嗎？」孝潮正想開口回答，她又接着

說：「苦壞你三叔公了，前天區署又來抽壯丁，你爲抗叔，白口紅舌頭竟對人家說什麼自動投軍；你想，他一去，光剩下一個跛腳的爲祥，怎麼叫我們老夫婦和媳婦幼兒，安心過日子？」說的說的聲音更顯得利害，眼淚快滴出來了。孝潮却正經地說：「我以爲有什麼天大的事，原來還是這般好事體，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大丈夫幹一幹嗎？」這句話三婆婆聽得有些火起，睜着老眼發燥說：「好事體！既是好事體，爲什麼你自己就不攬着去做，還在這裏替人家挑担子做奴才？哼！」孝潮忙轉笑臉跨前一步說：「二婆婆！你不必生氣，我告訴你：現在我們國家和日本鬼子拚個你死我活，我們做國民的，誰都要當兵打仗，出錢救國；假使現在大家不出力不出錢，日本鬼子一旦打來，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休想有命；金銀貨物一切財產，日本鬼那有不要之理？自然被通通搶去，那時正叫做：叫天無應，入地無門，只能眼睜睜地任憑日本鬼奸淫、燒殺，後悔太遲了……」

孝潮正漲紅了臉說得津津有味，三佛從後門走出來，兩眼釘住孝潮的側臉，看他說得有勁，有些不耐煩，搶着說：「孝潮！你發瘋了嗎？」孝潮轉過頭，看見是三叔公，趕緊迎上去，堆起笑臉說：「三叔公！我沒有瘋，我今天來和你商量一件事，不，我有一個打算，今天特地找你告訴，你坐着聽我說吧！」孝潮盡管殷勤的讓坐，三叔公却無精打採的說道：「你有什麼打算，說你的，反正我沒有工夫聽。」孝潮被他搶白，並不在乎，越走越近來，拉三叔公的一邊手，誠懇的說：「三叔公，我真的有件切己的事，打算告訴你，你老人家知道嗎？我決意自動入伍去！」這三叔公不料他會說這句話，聽到這一句「自動入伍」，一陣詫愕，反緊緊抓住孝潮的手道：「怎麼？你去投軍，這怎麼說？」接着他坐下，問了又問：「你

父親三個兄弟，現在不是只留下你一個種嗎？你爲什麼打這個主意？這怎麼講？」孝潮看見三叔公這般光景，也鬆動了顏容，說：「你問這個嗎？哈哈……」於是又帶笑的接着說：「沒有國，那裏有家？又那裏有自己？你想，一旦國家亡了，縱然生下許多子孫，也不過替敵人多製造許許多多的奴才，冤死鬼，多使地下的祖宗傷心，我姚孝潮讀過一點書，愛國道理是知道一些的，今天我決心跑去區署自動投軍。我告訴你老人家，這不是不替姚家的後來着想，倒是替姚家祖宗爭志氣的呢！」孝潮起初聲音是和緩的，後來一句一句大了，斬釘截鐵的，把三叔公聽得越發愕然。隔壁人家，以爲什麼事，都圍上來看。三叔公的房子，本來很小，給他們一擠，頃刻水洩不通了，明白的人，聽到「我姚孝潮……今天跑去區署自動投軍」以下的話，都張着驚奇的眼睛，相欣賞嘆道：「不愧一個有志氣的男兒！」只見孝潮又回頭來看看三婆說：「你們相信我的話嗎？我能够說，就能够行，我說到那裏，就做到那裏！二婆！我昨晚已下決心，把家裏十三畝祖遺的祭業賣去，貢獻給國家，讓國家買子彈多殺死幾個日本鬼呢！你們瞧着看吧！」

他說完挺起胸膛，大踏步離開大家，走向保長家去，央保長帶他去區署投報。這位東姚保長，姓姚名爲鑽，平素就極努力辦學，熱心愛國，聽見孝潮如此壯舉，十分贊同，馬上帶他同去區署，區署裏的人員，見得孝潮變產獻國，獨子應徵，不愧一條好漢，十分表示熱烈歡迎，不久王區長出來，緊緊握着孝潮的手，說許多懇切的鼓勵和安慰的話。又詳問孝潮的家況，孝潮一一答復，無意裏又將大清早起來，到三叔公家，受三嬸婆刺激，勾起壯志從戎的夙願來……原原本本，告訴王區長，於是王區長才知道他早飯還沒有吃，趕緊叫廚下燒飯

還吩咐買酒買肉，盛意招待一番，平時不爲人家看重的姚孝潮，今日儼然是區長的座上客了。飯吃過後，王區長又叫一個辦事人員，迅速替他辦好公文，轉呈到閩侯縣政府去，整整花了兩個多鐘頭，應辦的手續，已算辦好。於是孝潮辭別王區長等人，偕同姚保長回去。

原來東姚鄉，是閩侯縣第六區署最鄰近的一保，距離區署所在地，還沒有三里路，因此他們往返，極稱便利。歸途上，孝潮眼看見自己事情已弄成功，又見全鄉都傳着自己自動入伍的風聲，老幼男女，都向他另眼相看，表示欽佩，益使他覺得高興，他心裏想：「這一下鄉民從軍的心理，該會踴躍起來吧了！」

過幾天一個晚上，孝潮吃過晚飯，獨自一個人坐在屋子裏，對着半明半滅的燈光出神，呀一聲門響，爲抗跑了進來，一見孝潮，歡喜什麼似的說：「孝潮！你成功了！」孝潮也笑着說：「我在這裏，正想起你呢！」爲抗說：「想起我什麼？是不是要我跟你去自動入伍？說着靠近桌沿的一張竹椅坐下，又說下去：「我告訴你，那天你和我的爸媽說過那一套熱烈的話以後，他老人家更覺得你是個能說能行的鐵漢，做人應該這樣的，所以這兩天來，對我自動入伍的事情，却沒有從前那樣堅決反對了，不過我那個女人，她……」說到這裏爲抗低下頭，聲音微弱了許多，似臨時感觸到什麼一樣，孝潮忙推着他的肩膀說：「她怎麼！她阻你不要去嗎？」爲抗略點一點頭，懊喪地說：「不！她不會攔阻我，不過她身裏有孕，順明年二月的，快要養了，苦苦要我讓她養了孩子，滿月後再走，」孝潮說：「這也是應該的呀！反正你申請的手續，還沒有弄好，自然也要等這麼幾個月……那麼，你也可算成功了。」孝潮立起來，快樂地接着說：「還有爲匪呢？他有什麼特別困難沒有？」爲抗說：「他的情形，比我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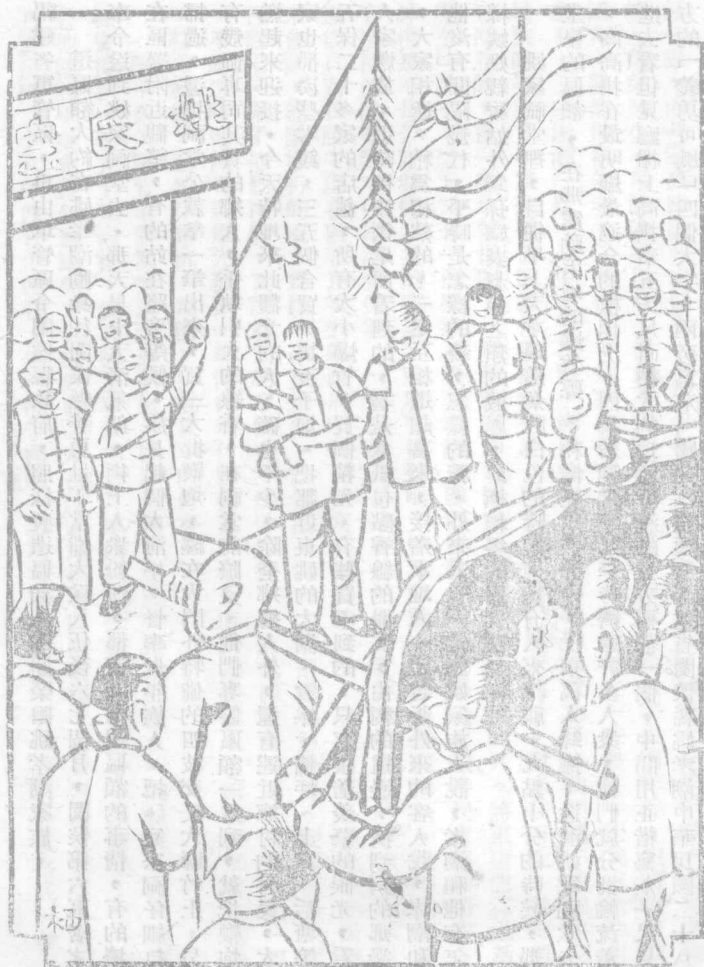
好一點，因我家裏雖說有六個人，但父母年老，大哥跛腳，成了殘廢，妻子年輕，又是纏腳的，弟弟又小，可說除我以外，都是不能離家的，爲匯的家，除大家去南洋外，家裏尚有五個人，雖然母親年老，二哥得了羊癲病，但他兩個嫂嫂，却能幫忙一些農事。比我有辦法得多……」孝潮一聽，心中十分喜歡，滿面笑容道：「那我們都成功了，我們真不愧個中華民族的男兒！」爲抗被他鼓舞得騰躍起來說：「對呀……」以下的話，還未往下說，他却似有所思的，換一種口氣提問：「可是我家和爲匯家，許多會吃不會做的人，將來要怎樣過活呢？」說了，臉上又有一些疑惑不決。孝潮立即回答說：「我們過去在戰時民衆學校讀書，林校長不是告訴我們當兵的家屬，政府有優待嗎？」爲抗說：「講是這樣講過，但不知有沒這樣真的做到？」孝潮帶笑說：「那裏沒有？政府是切切實實替我們做事的，昨宋區員還親口對我說：現在區署正收到縣政府頒佈優待當兵家屬的辦法，決意召集各聯保主任保長來會議，趕緊推行的呢！爲抗本來很消沉，給孝潮一番有力的解釋和勉勵後，變得很堅決振作起來。末了他們兩個，又談着別的事情去，幾分鐘後，爲抗走回家去，屋子只剩孝潮一個，不過這時他沒有對燈光發歎，却像得着什麼寶貝一樣，直到睡在床上，還在做那萬人空巷，結綵燃燈，送他和爲抗、爲匯，自動從軍的好夢。

隔不久，軍管區將閩侯縣政府所送「姚孝潮獨子應徵，毀家紓難。」的呈文，連同祭業標賣得款一百五十元國幣，備文轉呈軍政部去，軍政部十分歎賞，先指令下來嘉獎；又一面替他轉到軍委會銓叙廳議叙，經銓叙廳詳定呈請國民政府題匾褒揚，結果國府批准了，寄到乃於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以「准予題頒「義勇可風」匾額一方」的指令及格式一件，

福建省軍管區，再由軍管區令閩侯縣政府，照樣製造匾額，定期榮贈姚孝潮家族。

這匾額大約在姚孝潮動身往閩侯縣義勇壯丁常備大隊入伍後六七個月，閩侯第六區署才奉令送到姚家祠堂去。那天早上天清氣朗，街上人衆紛紛，都在談論迎匾額的事情，有的擠在區署附近觀望，有的站在路旁等候。族長起個大清早，督率壯年族人，把姚家宗祠仔細打掃過，還把祠堂公款拿一筆出來，買一大批鞭炮，纏在大門外特備的四枝交叉大麻竹上，另有幾個專司其責的鄉人，手執引火的線香，在祠堂前瞭望，他們專候匾額一送到，就把鞭炮燃起來迎接。今天特地來此觀光的人，確也不少，除全鄉鄉人外，還有遠近鄉村的村民，大家也都湊些零錢，三五個合買一掛百子炮。把鄰近東姚的大湖、雪峯、牆坪、上苑、后塘等五保二十多家的店舖，所有大小爆竹，買個精光。有些買不到的，只有張着羨慕的眼光，看人家燃放。這時街頭街尾所看到的，盡是拿紙包點香線的朋友，由街的這邊，擠到對的那邊，大家相逢，稍爲相熟的，一定互相道起喜來，接着本地人一定告訴外來的客人說，孝潮和他沒有間隔幾代，平時是怎樣的親，怎樣的密。外來人也一定對姚家族人說，孝潮和他有怎樣姨媽親家姑外甥孫婿表叔侄之類的戚屬，或極相得的朋友關係。

姚家祠堂裡，自從早上天才現着魚肚白色的時候，就有入來探視，九點十分的時候，那堂皇的匾額，在那震動天地的爆竹聲，和嚮亮京鼓聲中，受着萬人蜂擁，送進姚家祠堂去，高高掛在最明顯最適合的橫楣上。因爲着祠堂不能一時擠進許多人衆，他們就分批輪流着進去看，但見廳楣上高掛着五方尺面積大的珠漆金邊的長方匾額一個，中間用正楷寫着一尺見方的「義勇可風」四個大字；兩旁寫着「國民政府頒贈福建省閩侯縣姚孝潮中華民國二十八



榮宗耀祖

年四月「二十五個半方寸大的楷字，靠近橫匾上方，正中的地方，還蓋一顆大大的「榮典之璽」的方印，「姚家多榮幸呀！」「多光榮呀！能得着這個有志氣的後代，不知爲祖宗增了多少的名譽？」看的人不絕口的讚歎着。

不久以後，——大約是二十八年四月爲抗爲匪也自動入伍了。翻看當年四月十三日的福建民報，就堂皇的登載着：「閩侯縣第六區東姚戰時民校學生，姚爲抗姚爲匪兩人，近鑒國家危急，倭奴迫境，請求自動入伍，爲抗並願將自己應分其祖上輪田三百斤，全數洗家獻國。查爲抗雙親在堂，年屆古稀，兄弟三人，爲抗居次，長兄殘廢，三弟又未成年，一家六口，家道清寒，爲匪繼父沒，母存，長兄前往南洋十三載杳無音信，生死莫明，次兄得羊癲病，爲匪居三，家中尚有二嫂，全家五口，粒米均無，兩家情況蕭條若此，不請緩役，反甘犧牲自己生命，救護國家。爲抗之母，又將首飾重十一兩零，約值國幣二十元，交給爲抗，貢獻國家，閩侯縣長霍六丁，昨呈請閩海師管區指示入伍日期，經李司令審核後，傳令嘉獎，以勵來茲。」

忠

移 孝 作 忠

李長春是湖南省人，今年二十六歲，上頭有個老父，自己是個獨子，照例是免兵役的。他白天勤勞耕種，晚上到保裏民衆學校讀書。有時也跟着位族人，練習武藝，因此學得一身長拳短打的好工夫。

有一天晚上，長春侍候老父安睡了，照例拿了國民課本，跑到祠堂裏上課去。爲着剛才在家裏洗碗洗筷子，又陪父親多說了幾句話，竟把時間延遲了十多分鐘，到達學校時候，大家已在教室裏坐好了。他悄悄的走進教室，坐好位子，眼看教師並未開始教書，只在講台棹前面，踱來踱去，臉色有些異樣，再看大家的態度，也一樣的緊張，覺得十分奇怪。想問問鄰座一位同學，話還未出口，這位同學却先用手搖一搖示意，細聲說：「張老師的一個親戚，給鬼子槍殺了，正不好過呢！」李長春本來非常看重這位張老師的，聽見這個消息，不禁握緊拳頭，恨恨的說：「可恨！這鬼子……」正想接下去說，只見張先生停住脚步，憑懷愴沉重的音調對大家說話，長春忙把視線移向先生臉上，只聽先生說：「今天下午，我有個朋友，來到這裏，才知道悲慘的消息，唉！可憐！我有一個外甥，竟然慘死在鬼子手裏！」張先生傷心地頓一頓，又接着說下：「原來前年十二月十三日，倭寇佔取我們南京的時候，我的外甥，就被槍殺了。首先，我姊丈全家都不知道，以爲他平時喜歡當兵，這一次或是跟軍隊殺敵去了，後來雖然多方打聽，總得不到音信，到了現在，有個朋友從淪陷區逃出來，對我說着才明白。」有個學生意欲知個底細，站起問道：「先生的外甥，怎樣死的？先生的

朋友，有談到嗎？」李長春也起立說：「先生！說給我們聽吧！使我們也知道鬼子殘暴的情形。」張先生綳緊眉頭說：「我的朋友姓王名平，他是親眼看見的，他說前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敵軍一大隊，正向我軍南京陣地猛撲，那蜂擁而來的敵軍，經過我姊丈的村落，想急劇的向前推進，不提防給我們伏兵突襲一陣，鬼子兵傷亡很利害，只得退下去。退的退的有一小隊敵兵，駐到王平家裏來。僥倖王平躲得快，他早已匿在屋頂天花板上，從天花板空隙向下看，只見幾個日本兵，押一個我國青年進來，這個青年，不幸得很，就是我的外甥伯祥。敵兵槍口直指他的胸前，可是他毫無懼色，無論寇軍用盡硬軟的方法，拷問他本鄉交通的情況，他只是一語不發，這時有個無恥的漢奸，要想在他主子面前討好，惡狠狠的向伯祥臉上打去，惡狠狠的說：「你這不識抬舉的狗東西！我大日本皇軍好意查問你，你敢不答應，難道真的啞吧了不成？」這一打把態度極鎮靜的伯祥，紅了臉，動氣罵道：「惟有認賊作父，投降敵國的漢奸，才是狗！我黃帝子孫，頂天立地的中華男兒，豈肯做這個為敵帶路傷心害理敗壞祖宗名譽的勾當？」那個漢奸聽得又羞又氣，怒火中燒，向前毒打一頓，難為我的外甥，兩手被綑，沒有方法抵抗，只有咬緊牙根，為國家民族，受了光榮的創傷……」張先生說到這裏，噙了兩聲，顯見無力得很，喘息一會，又往下說：「萬惡的敵酋，還下一個命令，四個敵兵，馬上把伯祥反手綁在天井下，約莫距離幾十步，一字兒站四個荷槍實彈的敵兵，但還未放槍，好像等什麼似的，敵酋又暗示漢奸向前勸了好多話，說什麼「你的性命只有五分鐘了，此刻若能够答應，還可免死，你想想看吧！」這一大堆廢話，可是總不能把伯祥鐵般的心腸，說服過來，伯祥說：「我是個堂堂男子漢，怎麼會怕死？你們以為這樣

就會嚇住我嗎？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這時又是敵酋一句日本話，那四個敵兵，開始動作了，兩手捧起槍，對伯祥腦袋作瞄準的姿勢，就這樣一聲槍響，我外甥的性命沒有了，……唉！可恨！可恨！他這樣硬烈的人，却沒有機會給他到前線把敵人殺個痛快！就白白的犧牲了……」張先生聲淚俱下，許多人也正在傷心，李長春情不自禁的突然站起插嘴說：「張先生！伯祥先生的死，並不會白白犧牲，他能够不怕倭鬼壓迫，不肯屈服，這種精神是不死的！」這幾句響亮的話，一時打消室內沈悶的空氣，連張先生也被振作了許多。

兩天之後，吃過中飯，李長春正想到田間耕作去，忽然聽得「鳴……」一聲洪亮的警報，趕忙背上父親，藏到山洞裏去。可是大部份村民，還有不以爲意的，繼續幹他未了的工作，有的明知敵機快要到了，還聚集好幾個大人小孩，擠在高地上，好像聽戲看賽會似的指東話西的觀望。這可氣壞了知道敵機兇暴的人。這時張先生正督促幾個民校學生分頭勸村民躲藏，李長春當然也出來幫忙。結果多半男女村民，才一齊躲進較安全的地方。說時遲，那時快，九架敵機已分三隊飛在頭上了，這批飛機在雲層裏穿出，兜兩個圈子，掠過西北的高山。但還沒有去，馬上掉轉頭來，馬達的聲音又迫近耳鼓，眼看敵機越飛越低，似找什麼目標，嚇得大家越藏越緊，終於一架敵機，格格……的放一陣機關槍！才結隊從原路逸去了。接着又是一陣「鳴……」，算是警報解除，民校學生又幫着張先生，分頭指導村民分散。

警報解除後，幾十個村民，圍在草地上看。這個地方，剛才給鬼子機槍掃射過的，草地上有隻水牛臥在血泊裏，顯然是給敵機掃射死的，從牛的頭部到腹部，一連中彈十多個。